



娘的春天

□ 田心

娘已仙去34年，她的春天却一直驻扎在我心里。

从惊蛰始，娘的春天来了。娘说，“惊蛰至，虫儿跳，春天到”“懵懵懂懂，惊蛰浸种”。娘浸了种，把桶（担水担粪的木桶）收拾干净，检查桶绳是否结实，将家里的铁锨、铁铲、锄头等也都拿出来，擦去灰尘，再用湿了水的弧形瓦片，把农具打磨得雪亮雪亮的。接着，她转到猪舍拍拍黑猪的头，微笑着，一脸的期盼与喜悦。娘又来到河边，伸手抠一把黑土，捏捏碎，疏松的土纷纷扬起。娘的脸上笑盈盈的，那样子很惬意、很甜蜜、很幸福。我们都心知肚明：一年的耕种又开始了。其实娘早就急不可耐。

我家草屋前面的偌大菜地，便成了娘施展才华的天地。娘有早起习惯，春天天还未亮，她就在马灯下忙活起来。先是除草整地，经过娘的勤劳的双手一打理，大片菜地变成了没有杂草、整整齐齐的方方块块。接着，娘就开始育苗了，她将藏在床肚下瓦罐里“冬眠”的种子都取出，这些种子都是娘去年自留的。把它们均匀地撒在先前已备好的、专门用来育苗的土上，再施上肥料和水，最后，娘小心翼翼地蒙上塑料膜，静等种子发芽生长。娘虽然目不识丁，但懂的道理一点都不比别人少，她常意味深长地教育我们说：“土地是个宝，土里能刨金。劳动最光荣，人勤地不懒……没有播种，哪来收获？”

没有努力，哪来成功？”在她的指引下，我家地里的春天要比别人来得早一些，我们兄妹四人都勤于读书、不怕吃苦。

春天里，娘还会忙里偷闲教我们做风筝。哥哥们心灵手巧，一教便会。我和妹总是来来回回、反反复复，怎么都做得不好。特别是我，看他们都做好了，就心急火燎，不管三七二十一就给粘上去了。娘见我着急，总是耐心地教我，说：“小翠啊，无论做什么事都要有耐心，只有尽心尽力才能把一件简单的事做好，以后才能做大事情。”娘的话，深深触动了我的心。后来，我做的风筝飞得特高特远，娘开心地笑了，仿佛看到了希望。

那个饥饿年代，娘不仅要按时“上工”，还要操持家务，成天忙碌不休。初春，大地刚探出绿来，娘就到田间地头挖野菜给我们改善伙食了。记得有年春天来得很迟，别人家还没有吃过鲜嫩小菜，娘已经给我们做了好几顿鲜美美味。原来，娘是到偏僻河岸挖的野菜，还被蛇咬破手指，却一声不吭。那时的我们，只知没心没肺地吃春、解馋，哪知道自己吃进肚里的都是娘的辛劳、娘的心血和娘的舐犊之爱呀。

娘的春天，就是默默无闻地奉献着自己的光和热、情和爱、血和泪，直至她生命停息。

娘啊，娘！我亲爱的娘，春天又至，天堂里也有春天吗？我好想陪伴在您身边……



《寻香》 钱新明

饺子

□ 明月



都说“出门饺子，回家面”。年假后，我要启程离家了，照例，母亲要给我做上一碗热气腾腾的饺子。我喜欢吃饺子，尤其钟情母亲亲手包的饺子，不仅因为饺子好吃，更因为饺子象征着团圆、吉祥。

我家的饺子从皮到馅到包都是自己弄的。母亲拿出现成的面粉，舀入铁盆中，再加适量水反复揉搓。揉好后，她搓掉粘在手上的面渣儿，再将猪肉剁成肉末，撒下葱花，加入香粉等调味料，迅速搅拌。调好了馅，铺开案板，找出篦帘和擀面棍。父亲擀皮，母亲负责包。父亲擀皮已经熟能生巧了，他扯过那一大团面，在母亲揉过的基础上继续揉搓，随后用刮片切成一个个小面团，

接着按成饼状，右手持擀面棍压着大半面皮上下滚动，左手捏着面皮边儿迅速转动，就这样一张面皮就擀成了。

母亲包饺子的速度与父亲擀面皮的速度相当，我猜是他们多年产生的默契吧。她将饺子皮摊在左掌心，夹入足量的肉馅放在中间，食指和中指并拢沾上清水，将饺子皮三边沾湿，上下对折，再捏着皮的两端对折交叠在一起，饺子便在她手中呈现元宝状了。每每我都会被母亲包的饺子所惊叹，个个儿皮薄肉多，圆滚滚地卧在篦帘上。

滚烫的饺子从锅里捞出，我兴奋地拿起筷子，快速夹起一个饺子放入嘴中。那浓郁的汤汁顷刻间弥漫开来，热辣而鲜美。大家齐声夸赞：

“好吃，真好吃！”

不管走过了多少山水，我依然怀念着家乡，怀念着那些与家人为伴、包饺子吃饺子的时光。除夕的夜晚，家人聚集在一起，饺子的香气和笑声弥漫在整个屋子里。这份团圆的喜悦，无论岁月如何变迁，都将伴随着我直到永远。

从北方的水饺到南方的云吞，从家常的肉馅到创意的海鲜馅，每一种“饺子”都展现着各地的特色和人们对美食的无限创造力。在我眼中，饺子是一种有灵性的食物，它不仅是一种美食，更是一种情感的呈现。无论身在何方，只要想起饺子的味道，家人的陪伴和爱的温暖便挥之不去。吃完饺子，蓄满力量，我奔赴远方。

那夜，那碗面

□ 周伊然



每当寒夜下起小雨，我总会想起大伯母煮的一碗鸡蛋面。

大伯母是大伯的续娶之妻，嫁进村里时已经三十好几。我俩初次相见是在新年，那时的她身材匀称，长发及腰，额前留着齐刘海，方圆大脸上挂着对酒窝。大家庭的新年，妯娌们总会合伙儿做年夜饭，大伯母出身农村，性格直爽，干活麻利，一会儿跑去地里摘野菜，一会儿又嚷着要给小辈们买饮料，炒起菜来更是灵巧，不多久，饭桌上便满满登登。那年，家里分外热闹，我又多了个亲人。

之后每逢回村，大伯母只要看到我们一家，就会招呼进家里招待。照惯例，她迅速地摆好桌凳，端上瓜子花生，接着唠起家常，说到

起劲时，脸就涨得通红，嘴里猛地发出“咯咯咯”的笑声，声音响到与客厅共鸣。聊到快晌午，又急忙撂下我们去烧柴煮饭，说是怕我们饿着。印象中，大伯母仿佛不会劳累，浑身的乡土气息，淳朴真挚。

自从大伯母进城打工，我很久没见过她。直至我念高一，她来市里的医院治疗肺病，暂住我家。又见大伯母，她好像变了，灰白的嘴唇、憔悴的脸庞、消失的酒窝……往日的勃勃生机变为空洞。我内心酸楚，想细问她的病情，但怕她伤怀，还是作罢了。

那夜，狂风卷起细雨，家中只有我和病中的大伯母。临近期末，我在房间里埋头复习，降温带来的饥饿感让我我不禁出神。这时，大伯母

敲门轻声问道：“饿了吗伊然，我煮面给你吃，好不好？”我迟疑了半晌，答道：“好，那我们一起去。”放锅点火，大伯母舀了勺猪油，单手打入鸡蛋，待其周边焦黄，又冲入大碗沸水，随即扔进一把挂面和几片上海青，最后洒入盐巴葱花调味。不到半刻钟，灶间烟雾蒸腾，暖意氤氲。看着她连贯流畅的动作，与当年为一家子人制作年夜饭的模样别无二致。鸡蛋面上桌，我大口地吃着，大伯母便坐在身旁絮叨。她说的话早已变得模糊，如今想来，只觉同那鸡蛋面一般温暖，抚慰了胃和心。那碗面很香，一直香到了多年后的今天。

高三上学期，突闻大伯母因肺癌去世，我哽咽难言。我与这位亲人只见过寥寥几面，却未曾料到她的生命转瞬即逝。回村哀悼，再见大伯母，她双眼紧闭，皮肤青紫，带着静谧的笑长眠了。我拿着纸钱和香烛走在送葬队伍前列，脑袋一片空白。不知怎的，鼻尖又萦绕起鸡蛋面的香味，耳边又传来大伯母的呢喃细语……

亲人的离世如同那夜淅沥的小雨，带给人一生的湿意。我想，亲人一词代表的不仅仅是血缘牵连，更是情感的羁绊。或许今日与他们的见面便已进入倒数，生命短暂，多想去定格那些幸福的瞬间，就像那夜的那碗面。